書傳 坤

書傳正文下

旅獒

西旅貢獒召公以爲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亦訓體也因以旅獒名篇

今文無古文有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此旅獒之本序

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謹德盖一篇之綱領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

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言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古昔聖賢相授心法也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蘇氏曰周

穆王得白狼白鹿而荒服臣以不至此章凡三節至所寶惟賢則益切至矣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此即謹德工夫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金縢

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搖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冊祝之文并敘其事之始末合為一篇以其藏於金縢之匱編書者因以金縢名篇今文古

文皆有○唐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叙將告神之事也史乃冊祝至屏壁與珪記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記卜吉及王病瘳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蓋郤二公之卜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音善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
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
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
先王亦永有依歸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
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屛璧與珪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幷是吉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
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音抽○蓋卜筮之物先王不敢褻故金縢其匱而藏之非周公始為此匱藏此冊祝為後來自解計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史氏言管叔及其羣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三叔之罪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上文言罪人斯得則是時成王之疑十已去其四五矣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

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説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句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按武王疾瘳四年而崩管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成王迎周公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之末

以見請命事之首末金縢書之顯晦也

大誥

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殷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三叔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書言武庚而不言管叔者爲親者諱也篇首有大誥二字編書者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按此

篇誥語多主卜言如曰寧王遺我大寶龜曰朕卜并吉曰予得吉卜曰王害不違卜曰寧王惟卜用曰矧亦惟卜用曰予曷其極卜曰矧今卜并吉至於篇終又曰卜陳惟若茲意邦君御事有曰艱大不可征欲王違卜故周公以討叛卜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復誥諭之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將言下文伐殷卜吉之事故先敘此以見卜之不可違也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此舉嘗以卜吉之故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之詞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此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王違卜之言也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此章深責邦君御事之避事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按此二節謂不可不卒終畢寧王寧人事功休美之意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按此三節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此言民被四國之害不可不救援之意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

茲

按此篇專主卜言然其上原天命下述得人往往尊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近指成王郭言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休戚家國之興喪懇惻切至不能自已而反復終始乎卜之一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哉

微子之命

微國名子爵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史錄其誥命以為

此篇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此崇德之意

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此象賢之意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此因戒勉之也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康誥

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誥命爲衛侯今文古文皆有○按書序以康誥爲成王之書今詳本篇康叔於成王爲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爲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無一語以及武王何耶說者又謂寡兄朂爲稱武王尤爲非義寡兄云者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爲寡兄而告其弟乎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幼不可封乎且康叔

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於唐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必無是理也又按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於社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史記亦言衛康叔封布茲與汲書大同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為洛誥脫簡遂因誤為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誥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蘇氏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鰥寡以下文王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謹罰也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脩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
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
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
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此下
明德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
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
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
不懋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

宅天命作新民此言明德之終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此下謹罰也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為囚

求生道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將言用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焉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

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
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
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
無赦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
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
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
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

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此言謹罰之終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前既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

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世享對上文殄享而言

酒誥

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云今文古文皆有○按吳

氏曰酒誥一書本是兩書以其皆為
酒而誥故誤合而為一自王若曰明
大命于妹邦以下武王告受汝命之
書也自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以
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書之體為一
人而作則首稱其人為衆人而作則一
首稱其衆為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
為天下而作則首稱天下君奭書首
稱君奭君陳書首稱君陳為一人而
作也甘誓首稱六事之人湯誓首稱
格汝衆此為衆人而作也湯誥首稱
萬方有衆大誥首稱大誥多邦此為
天下而作也多方書為四國而作則
首稱四國多士書為多士而作則首
稱多士今酒誥為妹邦而作故首言
明大命于妹邦其自為一書無疑按
吳氏分篇引證固為明甚但既謂學
誥毖妹邦不應有乃穆考文王之語
意酒誥專為妹邦而作而妹邦在京
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之責康叔實

任之故篇首專以妹邦爲稱至中篇始名康叔以致誥其曰尚克用文王教者亦申言首章文王誥毖之意末章則主於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若二篇而實爲一書雖若二事而實相首尾反復參究蓋自爲書之一體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文王爲西伯故得誥毖庶邦云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於酒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

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此武王教妹土之臣也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言文王法酒之教其大如此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以商君臣之不暇逸者告康叔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

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
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
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
威儀民罔不衋迄力反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
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
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
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
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以商受荒腆于酒者告康叔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

永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
撫于時
予惟曰汝劼丘八反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
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
剛制于酒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
殺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
惟教之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梓材

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諭以治國之理欲其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比稽田作室爲雅故以爲簡編之別非有他義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若人臣進戒之辭以書例推之曰今王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即命曰也肆王惟德用者

猶名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也已若茲監者猶無逸嗣王其監于茲也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猶名誥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覆參考與周公名公進戒之言若出一口意者此篇得於簡編斷爛之中文既不全而進戒爛簡有用明德之語編書者以與罔厲殺人等意合又武王之誥有曰王曰監云者而進戒之書亦有曰王曰監云者遂以為文意相屬編次其後而不知前之所謂王者指先王而言非若今王之為自稱也後之所謂監者乃監視之監而非啓監之監也其非命康叔之書亦明矣讀書者優游涵泳沉潛反覆繹其文義審其語脉一篇之中前則尊諭畀之辭後則臣告君之語蓋有不可得而強合者矣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

惟邦君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此章文多未詳

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脩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

樸斲惟其塗丹雘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此章以後若臣下進戒之辭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此人臣祈君永命之辭也

召誥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

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為國家長遠慮

蓋如此以召公之書因以召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朏音匪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皆告以營洛之事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殷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

敬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王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此章語多難解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

曰其有能稽謀自天無遺壽耇蓋老天下者之要務故召公特首言之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

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召公以自服土中為言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言治人當先服乎臣也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言化臣必謹乎身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

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上章主言天眷之不足恃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

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刑者德之反疾於欲德則當緩於用刑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蓋當時成王詩

舉新邑之祀故名公奉以助祭云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爲洛誥又幷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今文古文皆有○按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拜手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之事也公明保予沖子以下成王命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之辭也伻來以下成王錫命毖殷命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附之

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舉祀發政之後即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

○蘇氏曰此上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四十八字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

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公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自教詔之也）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蓋作元祀既以慰答功臣而勉其左右王室益圖久大之業也）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上章告以褒賞功臣故戒其大視功載者如此）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絶言論功行賞徇私之言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遏絶所以禁其辭而禁之於未然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此上詳次述功褒上內治之事此下則統御諸侯教養萬民之道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此御諸侯之道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謨郎反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此教養萬民之道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此下義王答周公及留公也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蓋成王知公有退

休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之意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此下成王留周公治洛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

輔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

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

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此謹毖殷民而命寧周公也）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此祭之祝辭周公為成王禱也

王伻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亦責難之意與

召誥末用供王能祈天命語脉相類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此下史官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成王之留公也言誕保文武受民公之復成王也亦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於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始公之辭云

多士

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
洛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
編書者因以名篇亦誥體也今文古
文皆有○吳氏曰方遷商民于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
公患四方之遠鑑三監之叛於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
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指
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
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
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留治于洛之後乃曰伻來毖殷又曰王伻殷乃承

叙當時商民已遷于洛故其言如此愚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埸乃告命與之更始焉爾此多士之所以作也由是而推則名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無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召公安得捨近之友民而後遠之讎民哉書序以為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吾固以為非孔子所作也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此多士之本序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蓋推

革命之公以開諭之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反覆天民相因之理以見天之畀不外乎民民之畀不外乎天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蓋夏之已即殷之已湯之興即武王之興也商民觀是亦可以自反矣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
配天其澤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
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武成言祇承上帝以遏亂略是也

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于商者是也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爾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猶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言當遷徙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即其舊聞以聞

諭之也

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詳此章則商民之遷固已久矣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詳此章所言皆仍舊有土田居止之辭信商民之遷舊矣孔氏不得其說而以得反所生釋之於文義似矣而事則非也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夫自亡國之末裔為起家之始祖頑民雖愚亦知所擇矣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申結上文爾居之意

無逸

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

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舜大聖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

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更端周公
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永歎其意深遠
矣亦訓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
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
無聞知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
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

七十有五年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乃
或亮陰音菴 梁 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
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
享國五十有九年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
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
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
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

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夭此篇專以享年永不永為言所以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商猶異世也故又即我周先王告之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言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上文崇素儉恤孤勤政事戒遊佚皆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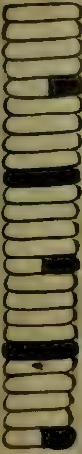
王無逸之實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永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譸音周）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祝音呪○此盖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懇懇言之）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
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音吏汝則皇自敬德厥
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
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
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君奭



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

告語爲篇亦誥體也以周公首呼君奭因以君奭名篇篇中語多未詳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之作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阼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爲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爲近之然詳本篇旨意迺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復告諭以留之爾熟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

周公若曰君奭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

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天命吉凶之決實主於
召公留不留如何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以前言後嗣子孫遏
佚前人光而言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

文王受命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音户)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
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
命于厥躬
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
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周公前既言文王之與本此五臣故又反前意而言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
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呂氏曰師尚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與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隨意而言主於留召公而非欲爲人物評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齊槃錯棼結欲其解紓黯闇汚濁欲其茹

納自非彌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者未嘗無觖然捨去之意況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居拮据譙心勞力瘁入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爾一旦致辭有歸老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則召公義未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不暇其迫切已甚矣盍謀所以寬裕之道圖功攸終展布四體兼又大規模使君德開明未可捨去而聽後人之迷惑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蓋叙其所已然而勉其所未至亦人所說而從者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周公之告召公其言語之際亦可悲矣）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卒章專

言民德以終之此召公已留周公輔遣就歸之辭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也叔沒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詞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次叙當在洛誥之前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胡孟反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上文所謂率德改行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此章與伊尹申誥太甲之言相類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多方

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按費誓言祖茲淮夷徐戎並興即其事也疑當時扇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淮夷四方容或有之故及

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〇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知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碔砆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殷民而因以誥天下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下文引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此乃爾之所聞欲其因桀而知紂也）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

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此章文多未詳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人君之於天下仁而已矣仁者君之所依也君仁則莫不仁矣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明德謹罰所以勸厥嚴也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言辟與宥皆足以使人勉於善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天有心於去夏亦非天有心於去殷下文遂言乃惟桀紂自取亡滅也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殷之亡非自取乎以下二章推之此章之上當有缺文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夏之亡非自取乎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音涓烝天惟降時喪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此章深論天下向者天命

未定之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道汝者乃無一能當天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猶洶洶不靖欲何為耶明指命而讋服四海姦雄之心者莫切於是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舉其宥過之恩而責其遷善之實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此三節責其何不如此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音泹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雖然有忌以相愛緊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爲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矣前既戒以罔不克臬故以克勤乃事期之也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

乃邑謀介成王誘掖商士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轉移感動之機微矣夫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開其為善禁其

為惡周家忠厚之意
於是篇尤為可見

立政

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而其旨意則又上戒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等云者蓋古者外之諸侯一卿已命於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為卿士伯冏謹簡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葛氏曰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音奔)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此篇周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若曰)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音俞)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音嫠)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

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嗚呼其在受德暋(音敏)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言文武立政三宅之官也)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此侍御之官也)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此都邑之官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此諸侯之官也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此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不言準人者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略之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唐孔氏曰勞於求才逸於任賢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

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去聲之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

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音邁）相我國家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盖刑者天下之重事挈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周公因言慎罰而以蘇公敬獄之）

事告之太史使其并書以為後世司獄之式也

周官

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非職乎贊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未成而公亡

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缺要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書者參互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論矣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此書之本序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即下文明王立政是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

訓迪厥官蓋修德者任官之本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為冢宰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地官卿主國教化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卿主邦禮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夏官卿主戎馬之事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秋官卿主寇賊法禁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呂氏曰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者綱在網中也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冢宰之與五卿並列於六職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猶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

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迪之矣此則居守官職者咸在曰凡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大小而同訓之也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墻面蒞事惟煩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此下申戒卿士也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篇終歎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勑之也

君陳

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歿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蓋周公既殁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固宜其翕然聽順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言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成王舉君陳前日己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此終

上章之府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此終上章之宥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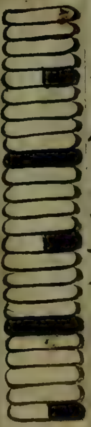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

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

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顧命



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

史序其事爲篇謂之顧命者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今文古文皆有〇吕氏曰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甲子王乃洮頮音桃梅水相去聲被冕服憑玉几

乃同召太保(家宰)奭芮伯(司徒)彤伯(宗伯)畢公(司馬)衛侯(司寇)毛公(司空)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平時則召六卿使率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

誓言嗣兹予審訓命汝此下成王之顧命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
用克達殷集大命
在後之侗音通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
逾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
元子釗音昭弘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成王
垂絕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

茲既受命還（旋音）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丁卯命作冊度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狄設黼扆綴衣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文允反）華玉仍几（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此旦夕聽事之坐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音遠掩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音奔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大輅音路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二人雀弁音便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音其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音士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音葵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蓋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

命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陟駕反上宗曰饗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

王答拜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俟見新君也

康王之誥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于顧命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去聲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音有若克恤西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厎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康王言也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揖始[illegible]畢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冊命之令文無古文有○唐孔氏曰漢律曆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冊書豐刑此僞古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保釐即下文旌別淑慝之謂蓋一代之治體一篇之宗要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言得之之難也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音秘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康王將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敘其德業之盛而歸美之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音亶惡樹之風聲弗
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
守以康四海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
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而在商俗則尤為對病之藥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
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
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
古訓于何其訓（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
厥德允修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
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

孫訓其成式惟乂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

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君牙

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此其誥命也 今文無 古文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言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欲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

罔中惟爾之中

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難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

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

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

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復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

冏命

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此其誥命也

今文無古文有○呂氏曰陪僕暬御之臣後世視為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嘆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

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
至與大司徒略等其知本哉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

德交修不逮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

不德惟臣 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如此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

典 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

祗厥辟惟予汝辜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導其後者矣出於

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槩捨之無常可懼哉

呂刑

呂侯為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為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

有是贖法耳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盖亦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又按書傳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作甫侯言於王作脩刑辟呂後為甫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王曰若古有訓蚩（音癡）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音貳）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音紛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
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
刑發聞惟腥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
世在下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
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
惟明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

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所謂刑罰之精華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至於與天為一者如此）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

庶威奪貨与上言咸訖富相應

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此告同姓諸侯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

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以明三者之決不可不盡心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
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
其審克之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
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
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

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
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
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
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此兩句總結上意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
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
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
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此總告之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音祝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此誥來世也

文侯之命

幽王為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
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
都平王以文侯為方伯賜以秬鬯弓
矢作策書命之史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
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
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
祖懷在位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
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

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蓋悲國之無人無有如上文先正之昭事而先王得安在位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費誓

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爲寇魯侯征

之於費誓衆故以費誓名篇今文古

文皆有○呂氏曰伯禽撫封於魯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乘其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者甚暇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又按費誓秦誓皆侯國之事而繫於帝王書末者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連條反乃甲胄敿舉夭反乃干無敢不弔音的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

今惟淫舍牿音谷牛馬杜乃擭音化敜乃結反乃穽無

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此除道路之事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

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

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此嚴部伍之事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云九反糧無敢不逮汝

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音鄭乃楨榦甲戌我

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

三遂峙乃芻茭音初交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

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殽囚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羣臣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將舉古人之言故先發此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穆公悔前日安於自徇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本味乎古人之語故舉爲誓言之首也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蓋悔其既往之失而冀其將來之善）

番番（音波）良士旅（膂通）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音便）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蓋深悔用杞子之言也）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於宜反）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

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前一人似房玄齡
後一人似李林甫

邦之杌隉音兀迌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申繳上
二章意

書傳正文下終